駐駕

所有人都對那紙上的名字沒有印象。

庄裡的幹事，人面最廣，全庄至少一半的人喝過他泡的茶，而他的記性也是被人稱讚的，誰家的兒子、女兒、孫子或地下情人，無論多複雜的關係網，他都不會搞混，因此也不會不小心洩漏見不得光的秘密。

然而那名字，就連庄幹事也覺得陌生。

此時與庄幹事一起圍著戶籍本看的，還有協會理事們，他們一會說是賣香菇的黃伯，一會又說搞錯了應該是前年才死了兒子的黃伯。哎呀，打電話不就知道是誰了嗎？他們打了家裡電話好幾通，都沒人應答。這時間可不能再拖下去。黃伯是順位第四人，前面三位都婉拒了，眾人懇切期盼這位黃伯能承接重任。

但人又聯絡不上，總不能這樣等著吧？不然我們先聯絡第五順位者？有人如此提議。不行啦，不能跳過第四位，至少要先確認他的意願。兩種意見在理事之間來來回回，這事情確實不好辦。

庄幹事站了起來，大聲一呼，「我現在去找！等我回來！」

他抄了地址，在眾人期盼的目光下，騎上機車。機車穿梭在這座小山庄頭，穿越一座座的蘭花溫室和香菇寮，往紙上的偏僻地址趕去。縱使在趕路，他也不忘將視線穿過路旁龍眼樹，眺望隱在樹後的遠方，那座河谷對岸的小鎮。他鮮少去那座小鎮，也不認識那座小鎮的任何人，只是心情低落之時，他總會這樣眺望，讓遼闊的風景建築起意志的堅牆。

此時也是，他相信自己定能找到黃伯。

他繞進羊腸小道、鄉間小路，紙上地址彷似在考驗尋路者的耐心與細心。這一帶他沒真的來過，跳號情況嚴重，十幾號怎麼突然變成三十幾，那中間的二十幾呢？他騎進一處矮房形成的聚落，總算找到二十號開頭的住家，就是不見黃伯那戶，如同被藏了起來。來來回回五六遍，才發現戶與戶間有條小道，僅僅兩人寬，他走進去，一個轉彎，是了，就是這戶！

裡頭婦人見陌生人來，嚇得停下手邊工作。

「請問黃永安先生在嗎？」

「他、他出門了，你找他做什麼？」

婦人看起來是如果他逗留超過兩分鐘就要報警的模樣。做了庄幹事多年哪有被懷疑的道理，他仔仔細細將來龍去脈講了一遍，而她的表情從迷惘變為驚慌。

是真的嗎，是真的嗎，她問了好幾遍。是真的，趕快打手機給他！可惜電話沒被接起，庄幹事只好請婦人先過去廟裡，他再去找黃伯。

他往婦人說的地方去找，沿路問了幾個花農，他們都不認識黃伯，這在鄉下地方是十分奇怪的。別無他法，他沿路大喊姓名，希望能加快找人速度。錯身之人紛紛以怪異目光望向他，這其中屬一名老伯的眼神最為好奇，老伯駛著電動代步車，回過了頭。

「我就是黃永安。」他說。

媽祖保佑，庄幹事忍不住喃喃，又把詳情說了一遍。黃伯一聽不得了，這麼千辛萬苦要找他的，竟是天上聖母媽祖！

黃伯跟在庄幹事後頭，趕至廟裡。妻子已經被一群人七嘴八舌的包圍，她緊張得連脖子都縮了起來，身影看上去比平常更加瘦小。他自己也沒有好到哪去，人一多，他跛的左腳又更跛了。

「黃伯，恭喜呦，今年我們擲筊選爐主，你獲得連續十個聖筊，是目前聖筊數最多的！」自稱是協會理事長的人，第一個走來與他握手，說了許多他要花費一些時間才能理解的內容。

理事長說，哎，這是多好的事呀，你也知道從以前就是九個庄輪流供奉媽祖，每九年才能輪到我們庄一次。啊又要從庄裡三四千戶人家中一一擲筊，擲到最多聖筊的，才有這種福氣，你說是不是很難得呀？欸庄幹事你剛剛去了黃伯家，不是公寓大樓吧？不是就好，這樣信徒去參拜才方便嘛。別擔心，媽祖駐駕雖說是大事，但我們所有人（理事長一個揮手將在場所有人都算了進去），所有人都會幫你的。剛好你太太也都在家裡吧，你們可以一起侍奉媽祖，才不會太辛苦。喔對啦，聽說你家同住的還有兒子女兒，那就更不用擔心了！

這事來得突然，他恍恍惚惚地，總覺得理事長是透過大力握手將話語傳遞到他心裡。

「黃伯，」理事長喚他回神，「是這樣，駐駕這種大事是媽祖決定的，也不好拒絕神明嘛，但基於形式還是要問你願不願意。你願意嗎.....？」

他望向杵在人牆後頭的妻子，妻子那表情自然是害怕得不想答應。他又望向群眾，他們目光如炬，而理事長，理事長屏住呼吸，彷似他若說出一個「不」字，理事長便會因為極度失落而昏厥。他在這些之間，感受眾人湧動的思緒搭起了一座戲台，戲台上還沒有主角。至今的人生裡，他從來沒有當過主角，縱使是在自

己的婚宴上，他也因為意外而缺席，留下的只有跛腳這個事實。

「願意嗎？」理事長又問。

不對，現在可不是想這些的時候。媽祖的旨意是戲台燈光，他要去承接、要去沐浴，不是為了自己，是為了媽祖。

點頭的剎那，他成為了主角，眾人的歡呼聲將他高高舉起。這是至今人生裡，他所接受過的，最大掌聲。

事情就這麼定了，新春初六，媽祖將前來駐駕，整整一年。然而當黃伯在飯桌上宣布此事時，遭到了強力反對，其中就屬大兒子阿坤的反應最大。

「我和阿芬的事情還沒處理完，哪有時間恭迎媽祖呀？」有著圓圓娃娃臉的阿坤，近日與妻子阿芬正鬧得不愉快，阿芬嚷著要離婚，收了行李回去婆家，甚至把他們的獨子也一起帶去。仔細一算，阿坤已經二十多天沒見到兒子了。現正處於婚姻關係是否能繼續維持的關鍵時期，實在沒時間可以分心。

「嘿呀，媽祖駐駕，這麼大的事.....」沒把話說完的，是黃伯的妻子，吳氏。吳氏膽小，真正的想法總留在話語之外，更不用說若把媽祖駐駕講成麻煩事，那就又不敬神了。

「對呀阿爸，你怎麼不跟我們商量就答應了？媽祖來家裡，是不是要騰出位置？也要找地方放所有用品吧？我們家根本就沒有多的空間呀。」

阿坤說完，吳氏補充似的喃喃著：來的人一定很多，我們一個也不認識。

「還有呀，就算有位置好了，媽祖要繞境、交接、安座，繁瑣儀式多得去了，怎麼想都不容易。欸，小春妳覺得呢，別一副不關自己事的樣子。」

被點名了，妹妹小春才將視線從手機上的服飾網購平台移開，「我也是不贊成啦，每天都有陌生人進進出出的，很沒有隱私耶。」

「阿爸你看，這個家沒有人同意！」

黃伯用力放下碗筷，那聲音之大，連阿坤最後一句話都無法相比。

「你們知道自己的身份嗎？媽祖是神明，我們只是凡人。神明願意來我們家，是我們上輩子燒了好香，你們還想拒絕？」他說得用力，「虧你還是媽祖的契子，祂保你平安長大，為祂做事是應當的。還有妳，妳小時候哪次考試沒有請媽祖保佑，否則還可以念到大學畢業？」

見無人吭聲，黃伯緩了緩氣，接著說：「何況答應就答應了，也不可能反悔，現在全庄上上下下都為了這件事在準備。」

黃伯說的沒錯。

一陣從神像吹起的風，輕輕搖晃了媽祖頭冠上的綠玉翠，也輕輕經過了理事們聚集開會的門口，側耳傾聽他們疲憊但熱情的語調。它經過了神轎那日必會經過的小路，也經過了信徒的夢。

風來到黃伯家門口時，撫摸了院前的桂花樹。黃伯一家都聞到了，那桂花芬芳如明月，他們因而感知這一切已是勢在必行。

現任爐主家門口，有一個炸杏鮑菇攤，不少人拜拜完，會順道買一包回去，彷彿連杏鮑菇都有媽祖加持過的幸運。在那邊炸杏鮑菇的，就是爐主太太，她一邊切杏鮑菇，一邊教初次到來的遊客如何敬拜。

黃伯也在這裡，他在幾十公尺外的街口，徘徊許久，電動代步車前進又後退，後退又前進，如同他在答應承接媽祖駐駕前，也是有所顧慮。

黃伯的身影被爐主太太瞧見了，她以極大聲量吆喝他進來坐，弄得一旁正在午睡的大黃狗都抬起頭，看看來者究竟何人。拗不過她的熱情，加上兩家之間因為媽祖交接日後勢必會有互動，他也只好進去作客。

一入門就是媽祖廳，他先雙手合十拜了拜，才移動至旁邊專門招待信徒的隔間。照這個擺設來看，以前媽祖廳與這個隔間應是客廳，如今一分為二。隔間裡有一張實木泡茶桌，上頭一盤一盤放著的是水果、餅乾、糖果，茶葉也是種類齊全，從阿里山高山茶到日月潭紅茶都有，似乎任何人只要坐下來，就能受到最客製化的款待。他渾身不自在。

爐主姓林，在地人都稱他林桑。林桑與太太，一個泡茶，一個切水果，問他怎麼有空來走走？他也說不清，可能只是好奇，媽祖駐駕在家究竟是什麼感覺。

他們以一種因為是你才告知的語氣，壓低聲了說：「媽祖選爐主，是有學問的。」

「什麼學問？」

「被祂選中的家庭，都是當時有遇到困難，祂才決定去坐鎮。」

困難？但我們家沒有，黃伯想這麼說，卻被林桑打斷。

「像我們，那時候剛好做生意失利，欠了一堆債。那個債主背後有勢力，三天兩頭派流氓來要錢。有一次要急了，落下狠話說，下次再不還清，就要動手！我們能怎麼辦？只能跑路，行李都收好了，打算晚上摸黑就走。誰知道中午接到

電話，說媽祖要來駐駕。」

太太接著說：「嘿呀，我就跟他說，哪有這麼巧的，媽祖是不是知道我們要跑路？祂是不是不要我們走？那時候真的很猶豫，如果不馬上跑的話，就跑不掉了！」

「當然一定是媽祖要我們不要走呀！走到哪裡都一樣啦，人在做，天在看。」

「所以呀，我們就留下來了。」太太加重了語氣，「可是媽祖要顧，錢也要還呀，我們就在門口擺炸杏鮑菇的攤，香客每人買一點，多少能賺點錢。」

爐主又把話接了回去，激動的神情暗示故事即將進入重頭戲，「結果喔，錢還沒賺夠，債主又來了，他那次帶了六個小弟。我想說完了，這陣仗，不是被打斷腿、就是家裡會被砸。不管怎麼樣，至少要護住媽祖。所以他一來，我們夫妻倆就到他面前跪下，拜託他千萬千萬不要動媽祖的東西。」

「你知道他怎麼樣嗎？」

黃伯搖搖頭。

「他跟小弟一人拿了一支香，恭恭敬敬地，向媽祖上香，然後就走了。就走了！」

「還好現在攤子生意不錯，債務也快還清了。真的是媽祖保佑。」

「媽祖保佑。」太太撫著胸口，彷彿債主才剛走。

聽完這個奇異的故事，黃伯臨走前，腳步似乎有點飄忽。爐主包了一份大份的炸杏鮑菇給他，還拍了他肩說：「放心啦。」

他不知道要放心什麼，或自己在擔憂什麼，只是點點頭，接受了香味四溢的好意。

黃家位置邊陲，還隱在一處聚落裡。門口隱密，必須走進一個 L 型的狹窄彎道，才會發現它是座傳統三合院。這三合院完全展現了黃家人的封閉個性，右護龍平行且緊鄰著別人家的左護龍，小小的庭院則敞在另一人家背後。若從高空俯瞰，他們像彼此吻合的拼圖，也像以牆與門建起的迷宮。

媽祖駐駕這裡遇到的頭一個問題就是：信眾找得到地點嗎？

於是庄幹事與理事們兵分多路，從主要幹道至窄路巷弄，沿路全都設置了象徵媽祖的紅色指引牌，無論信眾從哪個路口進到庄裡，一定都能循著「媽祖紅」來到正確位置。

黃伯首次見到指引牌時有些震驚，那不只是因為自己的家也被清楚指引，更是提醒了他，媽祖此刻正駐駕在家的事實。他往往靈魂出竅般地循著牌子，直到回到了家、看見了媽祖，魂才再度附體。

是真的，媽祖真的在這裡。

媽祖離開了充滿杏鮑菇香氣的家宅，順利在黃家安座了。這幾個月，不說那謹遵時辰的繁瑣科儀，也不說那人員進進出出幾乎要把門檻踩平的繁忙籌備，光是初期要將媽祖與其上百件家當在黃家找一處安身之所，便是頭等苦惱的事。

天公爐與供桌放在埕，倒是絕佳位置，可若下了雨就怕淋濕，於是他們搭起了一個棚，橫跨左右護龍，宛如一道雨過天晴的彩虹。媽祖神像呢？自然是安座在正身的正廳，可這裡原本是神明廳，早有神桌與一些桌椅，怎麼放得下媽祖的神案、供桌、籤筒、令旗、匾額，以及出巡時要用的神轎、儀仗、頭旗、涼傘呢？

好在服務媽祖多年的理事們有經驗，準備了幾個備案，擲筊一問，媽祖選定了，沒想就這麼解決了。媽祖入駐了神明廳，一入門的右方，位於祖先神桌之前，而其他家當，當初以為放不下的，放進了間廳剛剛好，沒有多一絲空間，也沒有一件家當被落下，還趁機將積壓多年、擺著沒用的舊物都一次整理掉，清清爽爽。

一切塵埃落定，黃伯才真正有了空檔，能不受打擾地與媽祖說話。眼前的媽祖眉目慈祥、神情莊嚴，他在夜裡持香，感覺自己真有如「神隱」一詞，被隱在山城聚落裡無法讓人輕易找到的三合院內，只有他與媽祖對望。

他的香持在手裡許久，有所疑慮而一時無語。林桑夫妻說了，媽祖慈悲，會選家有困難的家庭去坐鎮。黃家有嗎？黃家雖不是大富大貴，也是小康平安。媽祖會來，是因為自己年輕時跛了腳，還是阿坤夫妻正鬧離婚呢？

不對，若有困難，那也是心的困難。初次宣告媽祖要來駐駕的那晚，餐桌上的對話印證了這件事，他才明白自己一直以來憂慮的是什麼。

他憂慮的，與信仰無關，而是「家族的個性」。如果每個家族都有隱性基因，那麼屬於黃家的，必是「封閉」。

以他來說，跛了腳後，他就不復當年，某個支撐身心的零件在車禍裡破碎了。誰想得到呢，人們都說結婚與生子是喜事，會帶來特別的好運，卻沒料黃伯在迎娶吳氏回來的路上發生車禍，車子翻覆下山坡。車上所有人都沒事，唯獨他，跛了腳。他的封閉便是從那時候開始，從自身的命運傳承下來，還傳染了吳氏。吳氏在應該笑的日子變得不太愛笑，畢竟連有運勢罩頂的婚禮都能出事，其他日子還敢笑嗎？

他們成日往返種花溫室與家裡，與親戚鄰居都不太往來，自然庄裡的人也不太認識他們。縱使有了阿坤和小春，也彷彿只是湊滿四個人，得以形成更封閉的方形。自從他退休後，少了花卉買賣，接觸的人更少了，日子也越趨停滯。那樣的停滯，也存在於他與三位家人之間，沒什麼話題與互動，只是室友一般。他有時候會想，這樣還稱得上是一家人嗎？

媽祖是否就是為此而來？

如此，他期望林桑說的是真的，媽祖到來必有所改變。他深切期待，這一年是嶄新的一年。

媽祖駐駕在家，最困難最麻煩的事都克服了，前陣子天天失眠的吳氏，終於睡了一個好覺。她起床時，感覺精神極好，想著要去庄裡的理髮廳整理頭髮，也該要有新氣象了。甫踏出房間，她便被嚇了一跳，兩名陌生男子正在院子裡東瞧西瞧。雖然她不太認識庄裡人，但男子一看就是外地來的，她敢肯定。大兒子、小女兒都出門工作，黃伯又是跛腳的，沒辦法對付兩個高大男人，她思忖著要報警，手機卻沒在身上，慌得也不知道要踏左腳還是退右腳。

「請問九庄媽在這裡嗎？」男子問。

啊，吳氏這才想起來，「對，對，在裡面。」

類似這樣的情況，每天不下十遍，吳氏根本是吊著心在生活。可能才走出廁所、剛洗好水果、晾完最後一件衣服，一個轉身，一個抬頭，眼前出現的男男女女、老老少少，盡是陌生面孔，她總是要一驚接著一驚。白天看得清也就算了，晚上直至九點仍會有信徒前來。那些信徒在院子裡、在正廳、在入門巷弄裡，從夜色的暗走至家裡燈火的明處，彷似憑空出現的鬼魂，弄得她都要心律不整了。

「妳怎麼那麼膽小？那都是香客而已。」說話的是黃伯，他正為自己的碗夾入一塊燻肉。

「你怎麼知道他們真的是香客？知人知面不知心.....」

「妳怕什麼，這裡是妳家，妳看見人就笑笑地問：『來拜拜喔？』不就好了。何況有媽祖在，壞人不敢來。」

面對一整桌的飯菜，吳氏頓時失去食慾，她苦著臉，想著自己見人就怕，哪還能笑笑地打招呼。再說若是壞人，當然會說自己是來拜拜的，難不成會坦承要來搶劫？

「不過阿母說的對，我們應該裝幾支監視器。」阿坤說完，小春立馬反對：「不要啦，很沒有隱私耶！」他們一人一句，哥哥說妳那是暴露習慣了，喜歡穿屁股會露出來的短褲，啊還是妳怕素顏的醜樣會被看到？妹妹反嗆，我在家裡愛怎麼樣就怎麼樣！

這倒讓黃伯想起一件事。小春喜歡花費時間打扮，總是全家第一個起床的，早上六點開門讓信徒進來參拜的工作，自然便由她負責。奇怪的是，小春每天開門前總要到媽祖那邊擲筊，究竟都問了些什麼，黃伯想著有日要弄清楚。

任職貿易公司會計的小春，每天行程是這樣的：早上五點半起床，先簡單沖澡，接著依照當天的心情將頭髮用電棒燙捲或燙直。在鏡子前試穿衣服，試著從好幾件漂亮裙子裡選定一件。將兩眼不對稱之處用眼妝修飾，噴上名為水之戀的香水，如此時間來到七點。吃完早餐，準時七點半出門，八點進公司，展開以朝氣與甜美笑容處理公事的一天。最後氣力用盡，五點半回到家，將所有一切卸掉，髮型、妝容、華服與高跟鞋，又變回住在傳統三合院裡平凡無奇的花農之女。

如今媽祖駐駕，她早上多了三件事要做，上香、擲筊與開門。這份工作對她來說也沒什麼，反而讓她節省了不少時間。

怎麼說呢？這天早上，她拿了一件白色大衣出來，來到媽祖面前擲了筊，是哭筊，於是她又拿了咖啡色大衣，擲出了聖筊。不只是大衣，她連口紅顏色、包包款式、高跟鞋穿哪雙，都一一請示了媽祖，而媽祖的審美觀向來既好又果決，筊在地上定了結果的鏗鏘，都讓她堅信只要這樣穿了，今天就是幸運好日。媽祖不只成了小春的造型設計師，還比提醒每日運勢的星座大師來得更為靈驗。

躲在門外偷看到一切的黃伯，氣得臉色發紫，宛如今日小春脖子上領巾的顏色(那自然也是媽祖選的，淺芋色)。他走進去，劈頭就罵 :「妳把媽祖當什麼了？怎麼拿這種小事去煩祂，衣服穿什麼，妳就不能自己決定嗎？」

「阿爸你不知道，媽祖可靈驗了。有次媽祖叫我穿上頭有水鑽蝴蝶結的那雙鞋，但那天剛好很想穿另一雙金色的，就沒聽祂的，在路上竟然被野狗追耶！我騎那條路上班幾年了，從來沒有被野狗追過！你說，這是不是神蹟？」

「而且媽祖不蓋廟，喜歡住在尋常家宅，像祂這麼親民，肯定不會在意這種小事。」說完，她手上拿的嫩綠色襯衫，擲出了聖筊。今天就決定穿這件了，她心滿意足地離開神明廳，獨留黃伯無語凝視著媽祖的慈愛臉龐。

小春雖然荒謬，至少也恭恭敬敬在伺候媽祖，不像阿坤，對媽祖顯得有些冷淡。阿坤是電器行業務，筆電與手機離不開身，偶爾還會再架起一台平板電腦。他每天工作得晚，假日也常常外出拜訪客戶，若有空則是賴在家，坐在院埕實木長椅上，玩手機遊戲。以前妻子與小孩在的時候，他大抵也是這樣。

媽祖駐駕後，他生活沒什麼改變，比較頭疼的是，總在手機遊戲快要破關的關鍵之時，定有信徒走進來，怯怯地問，請問九庄媽在這裡嗎？他簡單回應後，換了一個坐姿，繼續玩他的遊戲，而招呼信徒的工作，就自然落在黃伯身上。

十個信徒裡，總有兩三個會問起九庄媽的故事來。聽說祂是一年換一處人家住呦，這麼有個性？啊祂住進來後，家裡有沒有什麼改變？媽祖有顯靈嗎？再奇怪的問題，只要有人問，黃伯一定回答，這耐心堪比補習班老師，一題講解完接著下一題。人一多，就需要茶呀，水果呀，小孩來就少不了糖果。黃伯行動不便，便遣阿坤去準備，阿坤表情藏不住心裡的不耐，惹得信徒直說沒關係不麻煩，坐幾分鐘便離開了。

「來者是客，你那臉色擺給誰看！」黃伯忍不住生氣起來。

「既然他們是客人，我們是主人，客隨主便，主人家有什麼就將就點，哪搞得這麼麻煩。那香油錢.....」

「香油錢怎麼樣！」

「香油錢也不是給我們的。」

黃伯拿起拐杖，準備往阿坤身上揮去，吳氏阻止了黃伯，塞了些錢給阿坤，「快去買水果和餅乾回來，等下還有香客會來呢。」

阿坤頭也不回，跳上機車一路騎至市區超市。不甘心似的，他在挑選零食的時候，沿路弄響那填氣鼓脹的外包裝，一排接著一排，像一頭對零嘴口味很挑剔的巨獸。結帳後甫一出電動門，迎面而來的是他的妻子與小孩。也對，整個庄裡也只有這一間超市，會遇到是正常的。

他很久沒看見自己的孩子了，趕緊拿了一包餅乾出來，「這是你最喜歡的，爸爸沒有記錯吧？」孩子點點頭，很開心地收下了。

「那你記得我喜歡什麼顏色嗎？」妻子阿芬這句話沒頭沒尾，他無意回應、試圖裝傻。當然了，他一時也想不起那個答案。她習慣阿坤擅於逃避的個性，轉向他手上提的兩大袋零食，忍不住問：「你買這麼多幹嘛？」

「媽祖駐駕家裡，用來招待香客的。」

阿芬很驚訝又瞬間了然於心。原來今年在你家，她又問，媽祖安座在哪裡。神明廳。她記得神明廳，也記得黃家所有格局，明明離開那裡只是一兩個月前的事，卻好似已是上輩子。

「你一定很辛苦，」阿芬要說的不是貼心話，「只為自己服務的人，有辦法服務神明嗎？」

語畢她牽著孩子就走，超市電動門再度敞開，襲來一陣宛如北極圈的冷風，他就這樣被冰住了，遲遲邁不開腳步。

監視器終於還是裝了，裝的還是彩色的。自此之後，吳氏就只窩在有後台螢幕的小房間裡，不用再接觸人、也不會再被突然出現的信徒嚇到，她終於覺得自在多了。

成天時間都在小房間裡，她有了一個新發現。那些攝影機對準著入口、院埕、神明廳的內與外，不同處的即時影像在同一個螢幕上分割，她只要一望，周遭所有人流動向都一清二楚，甚至來的人偷偷用手搔搔屁股也無法隱藏。這不就是、不就是神明的視角嗎？有了這樣的領悟，她盡量不去看螢幕，畢竟自己只是一介凡人，怎麼可以擁有與神明相同的力量。

小春就不這麼想了。除了吳氏，喜歡待在小房間的還有小春。她是帶著爆米花進來的，邊看螢幕邊往嘴裡塞進鹹味爆米花。她在看什麼呢？她看的是女人的妝扮，什麼配色與配件，什麼風格與風韻，她都像時尚雜誌總編，絕不放過地評論一番。

吳氏覺得小春很不應該，這根本就是窺視！於是當小春呼喚她時，她並沒有理會，還是低頭剝蒜，直到第五次後，她才發現小春正指著螢幕裡頭的一個身影，嚷著問：「媽，妳看，她是不是在哭呀？」

是在哭，而且哭得動地驚天。監視螢幕是沒有聲音的，但那婦人跪在軟墊上，不斷磕頭又不斷抹眼淚，就算是聾子也能從婦人動作輕易判讀哭泣的聲量。好在，這時候沒有其他香客，或許正因如此，婦人才如此放膽宣洩。

「媽，怎麼辦？」小春又問。

吳氏搖搖頭，只能愣愣看著螢幕，隔著彷彿天界與人間的距離。婦人的哭泣沒有停歇，吳氏看著看著，忍不住閉上眼，雙手合十。她想祈求媽祖，祈求媽祖

庇佑婦人，無論婦人是因為何事而悲傷，都能獲得撫慰。她祈求之認真，眼皮都用力得皺成了一團，讓原本就有的細紋更加深刻。

睜眼之時，神蹟還未抵達，婦人還在哭泣。

婦人的模樣，讓她想起自己的新婚，當時黃伯車禍住院，她白天去醫院照顧，晚上只能躲在空蕩蕩的新房裡哭泣。舉頭三尺的神明，定也是像她此刻，俯視著無助而悲傷的人們。

吳氏也說不上來，為什麼這麼做，她握了握女兒的手，好像要從中獲取勇氣。她不是神，沒辦法護佑平安、躲避厄運，但她能做到只有人能做到的事。

她離開小房間，走進神明廳，跪在婦人身旁，拍撫著婦人不斷抖動的背。她沒有說話，也無話可說，悲傷哪有這麼容易被話語哄騙。她一次又一次撫摸，像初為人母那般輕撫幼兒。婦人被這樣的溫柔所折服，倒進她的懷裡，於是她們倆緊緊抱著，就像一對同時流落人世間的姊妹。

媽祖駐駕時間，已經過了半年。吳氏好像變了，又好像沒有。她還是那個老縮著脖子肩膀、一點點聲響就會驚跳的吳氏，但是她帶著比一粒米還小的膽子，開始在有人的院埕活動。可能只是小小一聲，來拜拜呦，或是，來喝茶啦，都讓院子裡的氣象不一樣了。好像有什麼封閉的，終於敞開了一點點，讓風透了進來，也讓人走了進來。

然而對黃伯而言，吳氏的改變也彷彿只是一隻小貓多長出了幾根毛，不甚明顯。他很擔心，已經半年了，每天的日子都是相同的，人在其中能有什麼不同嗎？如果不趁此次媽祖駐駕的契機，他們還能倚賴什麼力量有所改變呢？

在他陰鬱思考之時，歷任爐主、理事長、理事們從門口走來，坐進院埕內的兩張十二人大圓桌。這值得紀念的爐主聚會，將要決定許多大事，像是明年爐主選拔的擲筊地點時間、繞境路線、扶轎的轎班人員。整個庄好似才安靜下來沒多久，又要為了媽祖熱鬧起來。

理事長先敬酒感謝黃伯一家，願意擔任「寄宿家庭」。

「現在終於可以講了！當時我們都擔心呀，第一三順位的，他們是基督徒，不拜媽祖的，第二順位家裡住公寓，進出都要門禁，信徒根本沒辦法拜拜！」這話其實最好不要說，庄幹事想阻止理事長卻沒有成功，「黃家，黃家是第四順位，擲得十個聖筊，也很厲害了！所以說呀，第四順位又如何，跟媽祖有緣才重要！

是不是？」

阿坤忍不住啐了一聲，被騙了，其實拒絕也可以的嘛。那音量雖小，也躲不過眾人耳力。

「無論順位如何，只要能為媽祖服務，就是我們的福氣。」黃伯也回敬理事長，將場面又緩和下來。

在場的還有歷任爐主，不知有意無意，紛紛講起媽祖駐駕的好處。有著地中海禿髮問題的陳伯，與妻子多年求子不得，媽祖駐駕那年竟然老年得子，生下與自己相差五十歲的兒子。

擁有囤物癖的張太太，一家長年住在滿是塑膠袋與廢棄物的小房子裡，為了迎接媽祖，決定蓋起三層樓高的透天，並被強迫改掉囤物癖。張太太說，每次只要又撿了不要的東西進來，媽祖就會生氣，閃一下蓮花燈作為警告。如今房子乾乾淨淨、舒舒服服，才有了家的樣子。

上一屆爐主林桑，實在不習慣媽祖已經不在自己家，於是天天都來黃伯家拜拜，唯有看見媽祖，一天的心才會安。

「媽祖走的時候，我們一家子都哭得很傷心呢。」林桑說這話時，自然是凝視著遠方神明廳內的媽祖說的。阿坤也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，偏偏在這種時候露出不以為然的表情。林桑看見了，便故意說：「我看，轎班大任，交給黃伯兒子最妥當，年輕又體格好。」

「我沒辦法！」阿坤撇得一乾二淨，連碗筷都放下了。

這反應反而惹得在場長輩有些不悅，紛紛一人一句，極表贊同，硬是要阿坤接下這個位置。阿坤以眼神向黃伯求助。

黃伯沉著臉，眼前正應證了他的擔憂。阿坤還是那個阿坤。思索了好一會，幾乎是放棄的口氣：「我是怕我兒子沒那種能力，擔不起。」

黃伯語氣裡的認真，讓眾人也同意此事再議，畢竟可不能為了與年輕人賭氣，就搞砸了媽祖的繞境。

但是阿坤呢？阿坤聽了這話應當要開心的，可以擺脫這麻煩事，但心裡卻被扎了一下，剛好扎在阿芬那句話的同處。

「只為自己服務的人，有辦法服務神明嗎？」

這句話就像詛咒跟著阿坤，隨時隨地，無時無刻。他想辯解，難道萬事以自

己作為優先考量是不對的嗎？他不是聖人、不是信徒，就是一位賺錢討生活的冷氣業務而已。他從沒想當熱心助人的人。過了五分鐘，他又想，但自己也沒真的那麼冷漠吧，如果有人需要幫助，他應該，應該還是會幫忙的。

此時剛好有一個機會。新來的菜鳥急著要外出拜訪第一位客戶，然而等等垃圾車要來了，菜鳥正躊躇著是不是倒完垃圾再出門。阿坤把握這個機會，對菜鳥說不要讓客戶等、垃圾我幫你倒，如此帥氣大方，令菜鳥不斷向他道謝。

他的心情因為這件事變好了。看吧，看吧，我可不只是服務自己喔。他在馬路邊，哼著歌，等待垃圾車緩緩前來。隔壁民宅的老先生，追趕著即將靠近的垃圾車，心一急，在家門口腳絆了一下，所有瓶瓶罐罐都散落地面，打亂了阿坤的哼歌節奏。垃圾車在這一刻滑進來，阿坤以漂亮的拋物線將垃圾扔進去，轉身就要進公司。老先生還在撿地面的瓶罐。阿坤回過頭是打算看看才幾個瓶罐老先生要撿多久，哈難不成瓶罐有意志、故意要脫逃嗎？原本站在垃圾車上的年輕隊員，輕巧跳下來，幫忙撿起罐子。過程中，隊員與阿坤的視線對上，阿坤無法正視那種眼神，逃進了辦公室。

阿芬那句話又冒出來，宛如立體環繞音響在身邊播放，將阿坤打回原形。

為什麼不去幫忙撿呢？啊，一定是事情太突然了，才沒想到。對，我只是來不及反應。而且我也不認識那位老先生。對，就是這樣，我下次一定會幫他，如果他又掉罐子的話。阿坤這麼下了決定。

縱使他這樣安慰自己，過往畫面卻越來越多，好像有人調出了監視器，將他一生之中的冷漠與自私，全部回播給他看，指證歷歷。

阿芬那次是不是也這樣？為了跑業務，阿芬生產出院沒去接她，是靠娘家弟弟接送才回來的。不敢再繼續想下去，他發現自己對小孩也是如此，多次以打電動、想睡覺為由，拒絕陪小孩去盪鞦韆、抓夏日的蟬、觀察太空包的香菇。不對，他對父母也是，母親那次住院一星期，他卻一天也不願意請假 (當時正是業績考核期呀！)，只讓跛腳的父親與正在讀書的小春去輪流照顧。啊，還有小春，小春考大學當天下大雨，希望他能開車載送，但他覺得下雨天容易塞車，開車來回肯定要耗費數小時，不如請計程車單程送去才不浪費時間。後來為了等計程車，小春險些趕不上考試時間。

他的心一點一滴地冷了，終於有點明白阿芬想要離婚的理由。

不對，現在還來得及，他可以證明，證明自己不是那種人，或者就算是，他也可以改！

回到家，他一見黃伯正與理事長喝茶，挺著胸膛走去，說：「讓我當抬轎班班長吧！我一定可以把它做好！」

「啊你別來亂！你哪有辦法？」黃伯毫不留情面。

「可以！我可以！」

理事長正愁這事，開心地眉毛都快飛離臉上：「年輕人有熱情，就是讚！就交給你了！」

轎班的事情就這樣定下來了。

沒幾天，阿坤就後悔了。進抬轎班就算了，當班長又是另外一回事。

這個班長可不像國小時期的班長那麼簡單。首先，阿坤必須想辦法湊齊抬轎的八個人。目前扣除他與兩位自願的，還必須找五位年輕壯丁，才有辦法抬起破百公斤的神轎。阿坤最先下手的，是公司的後輩同事，從威逼到懇求，耗費整整一個星期，才終於招募到兩位。

接下來就麻煩了，他沒有朋友，也不太認識庄裡人，只好把腦筋動到客戶頭上。他打電話給幾間長年配合的公司行號，對方還以為是定期維修冷氣的售後服務，一聽是要幫媽祖抬轎，連忙婉拒。掛了電話，他也不放棄，直接登門拜訪，抓著課長、主任、小企劃，又是一陣勸說。據說幫媽祖抬轎，人會開運耶，生意也會變好耶，這麼難得的機會，幫你留一個位置啦。見對方有些心動了，他還會接著說：好啦，下次買冷氣，不收安裝費，幫你跟媽祖結緣啦。

阿坤畢竟是業務出生，將媽祖抬轎與冷氣安裝綁在一起，變成好運又好康的套組，成功招募到了兩名成員。

只差一位了。這一位，他真是再也沒辦法了。

「人找齊了沒？」黃伯在院埕整理香爐，將一枝枝的香腳拿起，全部放進原本是裝餅乾的鐵盒裡。這樣的鐵盒，黃伯已經蒐集了好幾盒，整齊地堆放在間廳。

「還差一位。」他翻找手機裡的聯絡簿，裡頭每一支電話幾乎都被他騷擾過了。

阿坤這前所未見的認真，黃伯都看在眼裡，安慰似的說：「如果你盡力了，剩下的，九庄媽一定會幫你。」

黃伯將手上的香插進香爐的那一刻，阿坤想起了，還有一個人他沒有問過。要問嗎？他很猶豫，畢竟他們關係十分不好，如今又更加尷尬。一定會被拒絕的，還是別問得好。他越是這麼想，越是焦躁不安，抖腳的習慣此刻也越發嚴重。下

一秒，他的腳彷彿有意志似的，帶了他起身，騎上了機車，朝鐵定會被拒絕的那個人家去。

路途上，心和腳依舊沒有同步，心吵著嚷著說，幹嘛去，去了丟自己的面子，反正他一定會拒絕的呀。腳，無語。兩者一直到了對方家門口仍是唱反調的狀態，弄得阿坤不知是要下車還是回頭，怪模怪樣被正要出門的阿芬撞得正著。

「你來幹嘛？」

「找妳弟。」

「找他幹嘛？」

「問他要不要進抬轎班，媽祖過年要繞境。」

阿芬毫不掩飾她的懷疑，阿坤與弟弟曾經為她打過一次架，自此他們就從未再講過一句話，在不得已的場合，也頂多點頭示意。

「我現在是抬轎班班長，差一位就湊齊了。」

「他不會答應的。」

「為了我，他一定不會答應，但這是為了媽祖，他或許會考慮看看？」

眼下弟弟不在家，阿芬只答應了會問看看，便出門了。被留下的阿坤，瞧見紅磚牆上攀了藤花，是紫色的。他終於想起來了，那就是阿芬最喜歡的顏色。

阿坤想起阿芬最喜歡的顏色，小春卻突然對要塗什麼顏色在自己臉上而有所遲疑。以前不會這樣的，她總是能依據當日心情找出最恰當的顏色，好天氣時眼影是藍的，初春會以粉色調為主，如果真拿不定主意，她還能擲筊問媽祖。但今天，她突然失去了興趣，只端詳鏡裡的素顏。

她不時想起前幾日遇見的女人。那女人在監視器裡，美得容光煥發，美得讓小春走出房間，想親眼「朝聖」妝髮、衣著與神態。從監視器裡，早已知道女人的素淨，白 T 搭牛仔褲，腳下是健走鞋，但實際一看，還是令小春震驚。那女人沒有化妝！沒有底妝、沒有眼影、也沒畫眉毛，透嫩肌膚上頂多就是乳液加防曬乳。她接著更仔細地看，女人並非天生麗質，像是左右眼有些大小不同，眉毛稀疏，某些角度甚至能看出雙下巴的存在。

那女人完全顛覆了小春的信仰—不只是女性的美必是要透過化妝得來，最直搗信仰核心的，是在二十世紀的現代，竟然有女人敢素顏出門而依舊美麗自在！她難道不知道日本女人連在丈夫面前都不敢素顏嗎？

女人的美究竟來自哪裡？她想不通。也不知道是在跟誰賭氣，或是某種人性實驗，小春決定今天就不化妝了！

最先被小春的素顏給嚇到的，是正要拿水果去招待香客的吳氏。

「妳今天怎麼沒化妝？唉呦，氣色看起來不太好.....」

接著是急忙要去找師傅來指導如何抬轎的阿坤，「妳沒化妝也差太多了！黑眼圈都跑出來了！」

按時整理線腳的黃伯見了則說，「今天媽祖沒有當妳的造型顧問嗎？」

一氣之下，小春回過頭，又把妝全部畫上，填補毛孔的坑洞、修整眉毛的對稱、增添臉頰的血色，宛如是在建造一座堅不可破的城牆，誓言將所有的醜抵擋在外。

無瑕，化妝品廣告都是這樣說的。小春看著鏡中無瑕的自己，沒有笑容。

小春第一次化妝是初進大學的時候，她和幾位同班女生一起參加化妝品公司的免費課程。來教大家怎麼化妝的，是一位很喜歡亮藍色眼影的指導員姊姊。姊姊使用自家產品，以小春為模特兒，一邊說明、一邊上妝，十五分鐘後小春拿起鏡子端詳自己的臉，著實嚇了一跳。她的臉上也出現了一樣的亮藍色眼睛，還有過白的粉底、過紅的腮紅。縱使是現在回想，她依舊很驚訝自己當時怎麼就如此坦率地哭了起來，嚷著要把臉上這些全部擦掉。

身為指導員，姊姊相信自己的美感，她對小春說：「很好看呦，妳只是不習慣上妝的自己。」

姊姊說的對，後來從素顏到全妝的過程，小春大概花了三年，而不是短短的十五分鐘。時日一久，真的慢慢習慣了，反而不習慣素顏了。

人心都是會變的，小春想，在素顏與全妝間反覆，但真正想回去的時候，好像又回不去了。要怎麼面對自己的本來面目？那個女人究竟是怎麼做到的呢？

整夜睡不好，小春五點就醒了。她為神案倒上新的茶水，也點了香。九庄媽烏亮的臉龐，沒有任何裝飾，似笑非笑。沒事做，她開始幫院埕的花草盆栽澆水。

一個開門聲令她回頭，阿坤亦是整夜沒睡的樣子。他們兄妹間很少說話，有一種縱使想說點什麼卻又無話可說。今天更是如此，兩人各有自己的煩心事。小春專注凝視水從水管而出，形成一道漂亮的弧線，嘩啦嘩啦降落在花瓣與葉子上，彈跳個幾輪，全部又流進土裡。

「睡不著？」阿坤問。

她沒有回答，反問：「抬轎班最近如何？」

抬轎特訓一星期一次，兩個月過去，轎班成員們的步伐仍有些凌亂，無法統一。心裡的沈重也顯示在阿坤肩膀上，紅腫疼痛，新舊貼布不斷更換。除了神轎，遶境隊伍還需人持法器隨行，這部分的人手也尚未找齊，阿坤睡不著也是因為如此。

「妳呢？」他反問。

她有些猶豫是否要坦承自己的心事，但是初生的早晨令人柔軟，一天才要開始。

「我素顏真的有那麼難看嗎？」她問得吞吐。

阿坤表示真搞不懂她，喜歡化妝的是她，突然又不想化妝的也是她，倒也不是真的醜，「就是突然不習慣而已。」

不習慣。她喃喃。

「若是將女人比作是花，妳有看過明明已經很漂亮的花還往自己臉上化妝的嗎？」

阿坤的比喻荒謬，花又沒有手，怎麼化妝？她想反駁，笑意卻一點一點滲進心頭，就像那些輕盈降落在土壤裡的水珠。

心情開朗了，她想說的話便變多了：「遶境隊伍還缺什麼人？你是不是還沒找到持涼傘的？就我吧。」

外觀圓柱形的涼傘功能是遮陽，古代帝王出巡時也會使用，如今涼傘象徵了尊貴的地位。

「妳不是最懶得出門了？」

「你都自告奮勇當轎班班長了，我比你勤勞又認真，持涼傘算什麼。」

阿坤張嘴，似乎想吐槽又想道謝，小春先一步阻止他，「等我們真的順利將媽祖送至下一個庄頭，再謝我吧。」

得知小春答應持儀仗，黃伯有些驚訝。反正持涼傘可以防曬，小春只這樣淡淡帶過。於是每個星期三晚上，她會換上輕便衣服，畫上淡妝，前往練習的廟埕。這日黃伯也想去看看，駕著電動代步車，小春則是緩步而行。他們一起走上一段路。

「媽一個人在家可以嗎？」小春問。

「妳阿母已經不是以前那個阿母了。」他說。說不上滔滔不絕，但吳氏現在

見了人，也能講上幾句話了，還結識幾位同歲數的姐妹伴。「妳也是，怎麼不像以前那樣化妝了？」

她搖搖頭，「大家都沒化，而且夜色暗也看不清楚。」

「也是，而且媽祖看的是妳的心，不是妳的妝。」

黃伯講的這句話，莫名地一直停留在她心裡。是呀，媽祖看的是我的本來面目。她想通時，覺得世界變得無比輕盈清爽。

他們來到在地一間大廟，廟埕廣場已經聚滿了人，有轎班的、持儀仗的，以及那些人的眷屬小孩全都來了。八位年輕大漢已經就定位置，她看見阿坤在轎輦最前面，發號施令，來，起！他們將神轎抬起來，踩上練習許久的七星步，右邊，一二三蹲，左邊，一二三蹲。

追求這些真的重要嗎？轎子只是神明的交通工具，能往前，不撞傷，不就好了嗎？擁有這樣疑問的人，小春認為他一定沒有仔細觀察過抬轎。自然了，人走就會往前，但是步伐的快慢長短會影響整體律動，神轎搖晃擺動的弧度是可以很美的，就像美女的眉毛。

加入遶境隊伍一個多月，她親眼見證轎班步伐逐漸統一的過程，那也是人心逐漸緊密的過程。阿坤他們抬轎時寂靜無聲，那些口號不會唸出，因為在真正遶境當日，鞭炮、群眾、車流的聲音會從四面八方而來，他們能倚靠的只有日復一日練習出來的默契，在心裡，靜靜的，一二三蹲。

阿坤他們練得一秒不差，每個人都在同一時間點前往一樣的方向。小春覺得，今天晚上，那神轎的擺動，絕對是絕世美女的蛾眉。

在場的人都給予了掌聲，阿坤他們放下神轎，彼此擊掌，包括阿芬的弟弟，他們也做了一個很兄弟的碰拳。小春看見了，帶著小孩來的阿芬也看見了。有什麼在阿坤身上起了變化。

看見的，還有黃伯，他在人群最外圈，還是清楚看見阿坤的有所改變。

媽祖駐駕即將到了尾聲。黃伯真不敢相信，一年時光流逝得如此快速。自從媽祖來了，他便鮮少出門，整日在三合院招呼來往香客。時日一久，也認識不少熟面孔，其中屬一位總穿淺灰西裝的男子最為印象深刻。男子每月都會來一次，帶上豐厚供品，有水果、糕點、飲料，祭拜完便留在黃家，與其他香客分享。

這日，男子又來了。或許是駐駕即將結束，心想這或許是最後一次見到男子，

黃伯便請他坐下喝茶。他們隨意閒聊，意外得知男子的過往人生。男子五十多歲，從小是孤兒，流浪在不同臨時工作裡，賺錢存錢，開業過，也倒閉過。好不容易終於有事業被他做起來了，他也終於娶妻生子，然而卻在一場車禍中死了妻子與孩子。他所有的一切轉眼消散。無法振作地，男子拋棄房子與事業，做了好幾年的流浪漢，徒步流浪，走到哪睡到哪。宛如是無日無夜的永劫地獄。

「直到遇到九庄媽。」

男子說，他多年前徒步來到山城，見了九庄媽仿似見了從未謀面的母親，他哭倒在神桌前，賴著不走好幾日，爐主一家也沒有趕他。直到某日他醒來，感覺眼淚都已經流乾，感覺在所有逆境後頭的明日還未被毀壞、還值得期待，他才振作起來，重返正軌。

黃伯聽了這等悲慘遭遇，連跛的腳都自慚形穢，他想說些什麼，卻被阻止。

「人生不就是這樣嗎？」男子說。

黃伯想起這一年看過的香客，一百位香客，便有一百種人生。那些香客背負各自的人生，腳步難免沈重，然而只要來過，離開時似乎都變得輕盈了。他們的人生並不是因為向媽祖持香而改變，而是別的緣故。

如此一想，他頓時覺得自己的人生，並無太差。他想要靠那隻跛腳，走出當年車禍的厄運。他還可以走。而且，他已經跛了腳，不能再跛了心。

時間過得極快，媽祖明日就要啟程，遶境九庄，接著駐駕另一戶人家。這一晚，黃伯睡不著。他盡可能安靜的，減低那扇老舊紗門閉合的聲音，獨自走到院埕，將金紙櫃上的鐵盒一個個拿下來，數起了這一年搜集來的香腳。

他不知道為什麼要留著，也不知道為什麼要數，反正這個夜肯定漫長且無法入睡。他將一百支綁爲一綑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數字後頭還是數字，宛如數羊的人總是數不盡草原上的羊群。

門嘎呀一聲，走出來的是吳氏，她披了薄外套，看起來也毫無睡意。冷冽帶有土壤濕氣的空氣中，彷彿有一種號召，吳氏也做起了相同的事情，開始數香腳。接著是阿坤、小春，不約而同地走出房外，他們各自拿了幾個鐵盒，仔仔細細地，一百支為一綑。

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五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六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七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八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九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十二三四

五六七八九十。

黃家四人，如抬轎那般，位居前後左右，數著安靜的數字，一起前往相同之地。

接著，一百、兩百、三百.....

「總共兩萬兩千支。」小春大聲宣告，像春雷宣告雨季。

「剛剛好兩萬兩千支？這麼整數？」阿坤對這個數字感到驚訝，沒有多一支，也沒有少一支，就是整整兩萬兩千支。

在一片只有蟲鳴的安靜裡，吳氏笑了，笑那不可思議的湊巧，也笑那數字裡的圓滿。

「這一年呀.....」黃伯說，但話沒有接下去。無妨，所有人的一年都在各自的心裡，反覆綻放，看似盡了又未盡。

黃伯望向神明廳的九庄媽，感到所有願望都已實現。